

## 粤港澳电影专栏

## 《金手指》

## 金钱符号堆积的香港「枭雄」记忆

■文周文萍

媚惑的符号是女人。这里指的不是作为人的女人,而是被金钱所购买和物化的女人,包括程一言为招待“富二代”在玻璃柜内被展示的半裸的女明星,在堆满金钱的桌面上高抬大腿跳桑巴舞的舞女等。她们以暴露的衣着和诱惑的姿态突出性感,被物化为男性的色情对象。最膨胀的是全球四处撒钱,迅速扩张的嘉文集团,从最初一间小小的灭虫公司到包括房地产、保险、旅行社、航运等多种行业的集团公司,不断变化的招牌,行业和国家景观昭示着嘉文的扩张,也渲染出金钱的力量。

主角程一言同样是一个符号化的金钱大鳄,其西装油头,金边眼镜的装扮,嘴里叼着的粗雪茄,极为张狂的笑容和行为,都非常符合人们心中挥金如土的富豪形象。而主演梁朝伟在拍摄现场要放着音乐,跟着音乐舞动来表现人物享受放纵的做法,也是为了充分体现出人物的张狂。

从人到物,各种符号化的堆砌刻画出《金手指》纸醉金迷、狂欢放纵的金钱氛围,亦充分满足了观众对于上世纪传说中金钱大鳄的好奇与想象。

## 二

金钱的另一面是罪恶,《金手指》对程一言背后的罪恶的揭示是伴随着廉政公署刘启源对他的调查展开的,而与金钱的狂欢式的展现相比,影片对罪恶的展现则显得有些语焉不详,同样充满符号化的想象。

对于有着“100变100万”点石成金手指的程一言,观众最好奇的无疑是其背后的金主和暴富手段,影片对此的揭示颇有避重就轻之感——无论是前辈还是“富二代”,程一言总是能轻松说服权贵和富豪,令对方认同自己的计划并为之买单。而对其资金的真正来源,影片除了半真半假地以夸张画面快闪几段程一言带着旅行团误入富豪及黑社会地盘获得对方赏识和投资的离奇都市传说,并没有更多的深入挖掘。

原型佳宁诈骗案中,好几个重要的涉案人员死亡,包括为其提供贷款业务的马来西亚裕民财务公司派来调查贷款的财务总监伊巴谦,负责佳宁产业交易的律师,审理案件的法官,以及一位廉政公署的调查主任,这些也是观众的关注点,但影片只简单陈述了伊巴谦和法官的死亡事件,并未展开其来龙去脉。真正表现的是程一言身边的一班人在程被捕调查后的死亡:合伙人曾剑桥、吴松年、助理张嘉文、“股王”任冲、律师Kelvin,乃至“富二代”何云浩的明星女友。这些死亡明显有着灭口的性质,而杀人灭口的到底是谁,影片却未作揭示。甚至连以金主身份出现威胁曾剑桥并殴打程一言的后来也被证实只是程安排的一场戏。这也使这些死亡徒具展现邪恶势力残暴的表征,却无法深入其内核。

当然,影片也时时暗示着程一言背后隐藏的贪污、洗钱、杀人等种种罪恶。而该案的调查与诉讼之难也创造了廉政公署的办案之最,调查时长17年,涉案金额66亿、重要涉案人物突然死亡,证物文件400万页、诉讼期长达3年,成为香港开埠以来诉讼期最长的案件,单诉讼费就花了2亿元。凡此种种,都为该案贴上了“金钱与罪恶”的标签。影片如何在正邪较量中揭秘这一金钱帝国,也就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如同海报所宣示的“暴富跨年”,《金手指》围绕主人公程一言的发迹,描绘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钱帝国。导演将各种象征金钱的符号和意象集中堆砌,营造出浓郁的金钱意味。

最突出的符号是房子。阳光下闪着金光的金门大厦不仅是程一言司空见惯间创造暴富神话的代表作,玻璃外墙反射的金光更于辉煌耀眼中透出虚妄的本质。程所处的室内空间同样富丽堂皇,刘启源首次去抓捕程一言时影片特意呈现了他进门后所经过的厚重大厅,有金碧辉煌的镜厅,也有摆满珍贵文物的古董室,无一不炫耀着主人的金钱。最直接的符号是金子 and 金钱,片中有成箱金灿灿的黄金,也有堆满会议桌的成捆的美金,还有疯狂上涨的股票数字,渲染出一个赤裸裸的金钱世界。最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2023中国电影中的父子叙事

■文/王霞

回顾2023年的中国电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父子相仿的叙事内核几乎贯穿了全年的各种类型的大小影片。一方面集体呈现出大时代变迁下,中国家庭伦理中的核心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价值的重塑,另一方面父与子的形象前所未有地出现拒绝背负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能指——上无可承接,下无力反抗。中国电影中的审父、载父与寻父的主题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改写。

## 两个父亲与类型片的价值观叙事

综合制作规模、票房产出、叙事格局乃至话题争议度,《流浪地球2》《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与《坚如磐石》无疑可以称得上2023年排得上前三的中国大电影。它们在着力打造中国神话、中国科幻与中国现实的过程中,努力将中国电影工业体量、文化格局、影像风格推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它们也都选择代入大时代变迁中的父子叙事,并且出现了两个相互映照的父亲形象,并将父亲角色的价值取向与影片的叙事走向绑在了一起。

《封神1》以质子视角切入,将商周百年更迭人神再造的神话历史的发端,纳入到对君父殷寿与生父西伯侯姬昌的道德判断与父子身份认同上。作为整部《封神》中“英雄叙事”一线的王姬,在影片前三分之一几乎都混同在众质子的群戏中,他的脱颖而出不是因为与太子殷郊的友情,甚至不是质子团献舞后的误杀殷启,而是随着父亲姬昌的出场,随着他捏起手中代表还乡的玉环。中国文化中父为子纲的前提是为父之伦。姬昌的出场,与殷寿的私德开始遭到殷郊质疑同步,但这时姬发仍坚定对殷寿的崇敬与臣服,他的标准是“为天下牺牲者为大英雄”,也即“封神叙事”一线的“天下共主”的标准。姬发的成长与蜕变,并非是在君父的家国叙事与生父的人伦叙事的冲突中完成的艰难抉择,恰恰相反,在殷寿反复催动的献父与献子的戏码中,姬发最终认识到在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同一中才可鉴“为父之伦”。乌尔善选

取的戏剧舞台风格,放大了人物殷寿、姬昌以及姜子牙每每出场的大段价值输出,放大了对《封神演义》的历史叙事改写首先要确立的中国价值观体系。也即如果所谓的君父突破人伦底线,那么臣节也无所谓存在。所谓天授王权,授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必行为父之伦。在中国电影的父子伦理叙事经历过上个世纪的威权坍塌、意识形态改写、审父与载父以及新世纪以后现代性语境下的冲突与和解,到了《封神1》这里,重新出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回归,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

同样,作为硬核科幻的《流浪地球2》,在宏大的地球编年体叙事中,也嵌入了两位父亲:科学家图恒宇(刘德华饰)与宇航员刘培强(吴京饰)。在地球存亡与人类命运走向的终极命题前,一文一武的两位父亲,他们以不同方式教子的个体抉择不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叙事保持一致方向,甚至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刘培强延续了《流浪地球1》中“不能陪伴但勇于牺牲”的父爱形象,而图恒宇的对女儿数字生命的暗自坚持,不仅仅与影片“抗争命运,拯救未来”的主题相一致,更与科幻设定中对人类生命的重新认知与开启相关。这一条父亲线,让中国科幻电影的主题高度直接上升到“时间与存在”的哲学命题中,与世界顶级科幻电影思考的方向达成了一致。在空间设定上,两个父亲一个向上向外,在垂直九万公里的太空电梯间,在浩瀚的外太空与荒芜的月球中进行他的英雄叙事;一个向下向内,埋在封闭的地下空间以及海底深水中最终以虚拟生命完成拯救任务。二人的交集仅有过一瞬间的隔窗对视与擦肩而过,却共情了父亲的价值抉择,这也是人类命运的抉择。父爱叙事与类型片明确的价值观得到了相互加持。

与《流浪地球2》中父爱的正向叙事相对,《坚如磐石》在一场场璀璨到病态的都市江景赛博朋克灯光秀定进行了对于父爱叙事的全面否定。这部旨在揭露暗黑生态的犯罪片虽改编自编剧陈宇的同名小说,但事事皆有现实原型,然而它的现实批

判起手有多高,落下就有多虚张声势。当影片全然陷入俩政商大佬勾心斗角此长彼消的权谋叙事中,夹在中间一边绯闻一边寻找自我身份的刑事技术科警察雷佳音,他的片头救父片尾灭亲的叙事引导设定被一再悬停,人物的行为动机与心理弧线消磨到面目不清。片尾在于和伟酒店产房救女与张国立遥控铁船旅馆载子间,影片试图用节奏紧张的交叉剪辑努力建立父亲叙事的对照关系,但影片早已在炫耀二人相互陷害与利用,威胁与勾结,提防又提醒的过程中流露出炫目的冷血与残暴,将所谓的亲情伦理破碎一地,此番兜底叙事再以以父亲名义做道德遮掩,反而变成了对黑暗人性的粉饰。时代剧变下阶层激烈分化的粗暴与残酷,价值观的断裂与扭曲没有在这部雄心勃勃的类型片中得以呈现,与父子叙事的失败直接相关。

父亲心中的黑洞  
与反类型片的荒诞

2023年的电影中真正将中国近三十年时代裂变下的人心深处的黑洞挖掘出来的影片是《宇宙探索编辑部》《涉过愤怒的海》与《河边的错误》,它们都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反类型叙事制造的不可抑制的荒诞感。而前两部影片的叙事核心仍然是父子关系。《宇宙》与《怒海》中痛彻入骨的父子创伤均被貌似类型叙事的动作线隐藏起来。前者是一个停滞于“科技乌托邦年代”的落魄知识分子唐志军(杨阳宇饰),后者是在时代湖涌中拼杀出来一份中阶资产的渔船老大老金(黄渤饰)。

《宇宙》借“宇宙探索”的荒诞行动,以伪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与公路片的空间叙事,从北京出发,西行到成都,再进入乡镇村落直至西南荒山洞穴,寻找的谜底却是女儿抑郁症自杀带给他的生命存在的巨大精神拷问。他的科学理性的乌托邦执念在现实中挫败受辱,却在非理性的城镇景观、乡野怪谈与少年先知(傻子)的诗歌中得

到包容。唐志军代表了时代剧变下,一批仍停滞在过去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小知识分子。价值观的错落在他们内心慢慢凝聚起巨大的黑洞,吞噬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他失落了该有的个人叙事,失去了鲜活的生命体验,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人伦亲情。

《怒海》借“跨境追凶”的阶层复仇行动,以犯罪悬疑片的层层假定一步步揭露人物瘫瘓的情感关系,但随着父亲逐渐失控的情绪与内心化的空间塑造不断呼应,阶层叙事最终被家庭伦理叙事否定。影片中出现了两个父亲,尽管处于不同阶层,但他们都在积极参与时代贫富蜕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也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爱的能力。对亲情的物化理解,让他们忽视和否认因缺爱而出现心理问题的子女,扭曲到子女之死如果能挽回父亲的男性尊严与权力感,一个宁愿自杀的女儿为“富二代”所害,一个宁愿儿子死于越阶层复仇的莽父,《忠犬八公》与《白塔之光》等。几部影片的时代生活背景都设定得无比清晰,或于2008年里的陕西乡村与城镇间拉锯,或于重庆三峡工程下的技术移民与大规模搬迁中展开,或设定于2022年3月中下旬北京白塔下的游荡者忽然面向北戴河的废墟寻找失落的童年。在父不能子不能子的亲情缺失下,讨债者与留守孤儿,重庆的北京移民与一只被遗弃的土狗,北京中年大叔与年轻的“北漂”姑娘之间在父子(女)的亲情扮演中各自获得一段抚慰。可以说以上三类的父子叙事,在中国电影父亲形象变迁史中,都呈现出文化影像书写的新形态。

反映时代剧变下审父叙事,还有《二手杰作》与《学爸》,但主题深度与叙事完成度都不如这两部影片。

另外2023年的中国文艺片中还出现以几部表现时代变迁下为治愈父子创伤的拟父子叙事。如《拨浪鼓咚咚响》《忠犬八公》与《白塔之光》等。几部影片的时代生活背景都设定得无比清晰,或于2008年里的陕西乡村与城镇间拉锯,或于重庆三峡工程下的技术移民与大规模搬迁中展开,或设定于2022年3月中下旬北京白塔下的游荡者忽然面向北戴河的废墟寻找失落的童年。在父不能子不能子的亲情缺失下,讨债者与留守孤儿,重庆的北京移民与一只被遗弃的土狗,北京中年大叔与年轻的“北漂”姑娘之间在父子(女)的亲情扮演中各自获得一段抚慰。可以说以上三类的父子叙事,在中国电影父亲形象变迁史中,都呈现出文化影像书写的新形态。

■文/虞晓

《寒单》：  
哑火的台湾“炮仗”

“载体”,这些影片以“民俗事象”统领形式与内容,实现对台湾民众生活与情感的在地化表达。

独特的民俗其实也是独特的文化仪式。作为人类社会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仪式以一种正式的、可重复的行为活动,表达着超越“行为直接工具性目的”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学家特纳认为,仪式中的各种元素和行为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性,也就是这些行为被赋予了原本没有的意义,他以“两极性”定义象征的本质特质,即围绕着生理、物理现象的积聚意义,以及围绕社会关系的积聚意义。影片中“炸寒单”带给身体的疼痛和伤口,是大众祈福神明保佑的献祭,是黄明义对男性气质的张扬,也是林正昆自贖心罪的修行。从这个维度上,台东的民俗让这个故事有了耐人寻味的丰富和多义。

需要指出的是,仪式通过重复的行为和符号,强化了族群成员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认同时,也在不同族群之间形成了区隔。“寒单”的本意是邯郸,是传统神话中武财神赵公明的家乡;而在广东、福建的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向舞狮、舞龙者身上投掷爆竹的传统。台东“炸寒单”的仪式,本来毫无疑问应是中华民族族群共同体意义的认同符号,但影片在叙事中对此缺少了必要的勾连、铺陈和展示,让大陆电影市场的主流观众对这个仪式倍感陌生甚至隔阂。

认同感的缺失,是《寒单》从情感上不足以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

一定程度上,台东小镇青年的疼痛和救赎,对大陆观众而言,终究只是“别人”的故事。

## 类型包装下的文艺表达

黄朝亮曾经在访谈中提及,“炸寒单”在视觉上是很好的商业片题材,内在又是很好的文艺片题材。他为家乡台东的民俗故事筹备多年,不仅拍摄完成了相关的文化纪录片,甚至亲自充当肉身去承受火药灼烧和鞭炮炸响的皮肉之痛。

《寒单》的确是一部凸显“痛感”的电影,它来自于影像所呈现的残缺的肢体、血淋淋的伤口和丑陋的疤痕,来自于故事中黄明义和林正昆之间兄弟情谊的日积月累和轰然崩塌,更来自于两人内心的内疚、悔恨和无法挣脱的负罪感。他们都是罪孽之身,林正昆失手害死了心仪的女孩莹莹,黄明义变相逼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两个人物共同的悲剧在于,他们都试图用肉体的疼去缓解、去排除内心的痛却不得其法,他们小心翼翼地搭建起情感和生机的“理想国”(包含两人名字的“毘叉回收场”),又不得不亲手去毁灭它。

《寒单》中有着街头喋血、兄弟情深、帮派对抗和摆茶讲和等典型的黑帮/兄弟片元素,但从类型的角度而言它又“发育不良”。一方面江湖恩怨和兄弟情义并非影片叙事的重心,更重要的是作为观众,我们和林正昆一样知道,这份情义的根基是畸形和脆弱的。如果说江湖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那么《寒单》以苦涩沉郁的气质,并没有给观众提供

“有保证的快感”。

一个时期电影的“主打”类型其实呼应着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去年国产电影兴起的“犯罪片”热,正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局势动荡的现实背景下,对大众心理焦虑的疏导和抚慰,迷茫时人们更希望看到清晰的未来,去确认那不正压的道理。从商业电影的角度,缺少情绪高潮的《寒单》在大陆市场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从文艺片的维度,《寒单》在格局和视野上还留存着小镇青年的顾影自怜和喃喃自语。大陆的影迷应该更接受类似《大佛普拉斯》《观观音》和《市长夫人的秘密》等影片的新颖和犀利,它们让我们看见台湾,“在撕下民主政治的外衣时,也表达出笨蛋整个社会的那种对前途未知的失望、无助、迷惘和焦虑的情绪”。当然透过《寒单》中的疼痛,我们也能看到台湾小镇青年的困境,无论知识分子林正昆还是街头混混黄明义,他们都缺失了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父亲”,没有了庇护和引路人,只能拉扯在血淋淋的“传统”和不知所往的现实左右为难。

黄朝亮的创作履历证明他是不乏两岸意识和市场能力的导演,曾经大卖的《痞子遇到爱:爱在垦丁》《大喜临门》等影片中大陆元素就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在他的观念里,电影需要地方色彩,同时也需要共通的情感和共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票房惨淡的《寒单》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提醒,面对广阔的大陆市场,台湾新生代导演所秉持的“在地性”,无疑应该是中华文化的在地性,是中国人的在场感。